

歷史空間

陳志明注釋《金庸》

潘國森

二〇〇〇年出席北京大學舉辦的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初會馬幼垣教授，馬公治學的主要範疇是中國古典小說和海軍史，原來他與「小查詩人」還是「中表之親」。會間馬公提議編一部金庸詞典。或許大學教授生得好命，凡籌劃研究項目，總會想到要先解決經費問題。結果「鐫表哥」對「垣表弟」的建議並不熱衷，於是乎金庸小說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大型詞典編纂計劃，就給扼殺於萌芽階段。但是差不多與此同時，一位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正開始為金庸小說作注，這可以說是編一部小型金庸詞典的先期準備工作。

陳志明《金庸筆下的文史典故》和《金庸筆下的文史典故續編》分別在〇七、〇八年由東方出版社刊行，兩編都分上下冊，書介言道：「這是國內金庸研究者中第一次有人從這個角度對金庸作品進行全面箋釋，資料豐富，具有相當工具性和收藏性。」出版商強調其工具書的作用，那也可以算是一部小詞典吧。

金庸小說進軍中國內地已近二十年，到了今天仍有不少論者歧視之為「通俗小說」而菲薄之。金庸小說實是「典雅小說」，筆者常想，假如有機會與此輩面談，或會不客氣的問：「小說中的典故，十成中你懂得幾成？有幾成是你知道出自何經何典？」我深信那些沒有細看過小說而妄發謬論的人定必為之語塞，若說懂得多，則一經考校就會黔驢技窮；若言知的少，還憑甚麼評金庸小說為「通俗」？那就等於投降認輸。

陳志明這兩編四冊可以讓讀者加深了解金庸小說的典雅，資料尚算豐富，發前人未發之議的不在此多作介紹，讀者可自行體會，不過此書仍有不少缺失。首先是體例欠妥。可能是作者的寫作計劃在通俗可讀與學術謹嚴之間游移不定。大部分條目引用小說原文過長，這樣雖然可以便利記性不好的讀者，但作為工具書就顯得浪費筆墨。一些條目只摘引原典出處而不

作注解，微嫌驟驟，有失為普羅讀者注釋典故的本意，這在互聯網上已有網民評及。正編和續編出版相隔只一年，兩編分收的條目漫無準則，讀者想找一個典故，實不知該在正編還是續編檢索，足見出版安排欠缺周詳規劃。編次亦非常混亂，竟然按「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來排列，收條目又不按書中出現順序。如此種種，作為消閒讀物仍屬有趣，若作為工具書則翻查不便。例如《射雕英雄傳》中全真七子，丘處機的一條排得很後，那是還就被成吉思汗召見的一節，其餘六子則繫在初次出場。淺見以為當以出版順序或歷史先後來排，現在以《飛狐外傳》先行的排法未免媚俗。

作者的著述野心可不小，自序聲稱：「『文史』二字，在這裡取其廣義，大凡詩詞典賦、琴棋書畫、山川風物、典章制度，各類『典故』，皆包羅其中。」如此自許未免過於托大，包羅二字尤見輕率，如果能稍稍自謙抑，於篇名後加上「舉隅」兩字，就不至於言過其實。

比如人物條目，《書劍恩仇錄》花圓狀元選舉一節，出過場而有對白的袁枚、厲鶚、趙翼、沈德潛、蔣士銓、紀曉嵐、鄭板橋等文士都有立項（只是照抄《清史稿》，不過辨正江左三大家、江右三大家則可記一功）。那就不得了！《鹿鼎記》連沒有正式出場的黃梧也立項，那麼戲份不輕的重臣如保書、索額圖、明珠，武將如張勇、

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地方大員如慕天顏等都不應付之闕如。再如制度，於《鹿鼎記》介紹了八旗，但小說中多次出現的六部、綠營制度等都不注。

作者搜羅小說中出現過的詩詞戲曲比較全面，只可惜沒有提到少年楊過曾經背熟的《全真大道歌》。而對《鹿鼎記》和《倚天屠龍記》回目的「集注」，則嫌誇大其詞。需知《鹿鼎記》回目用查慎行《敬業堂詩集》的聯句，部分只抄錄原詩而不注已經欠妥，更與「集」無關。而不注《天龍八部》回目詞，以及《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回目聯句，亦為重大疏漏。

作者本意包羅，但是研究過程似無系統規劃，如注釋小說中的佛家語亦多遺漏。《天龍八部》鳩摩智在大理天龍寺演練少林七十二絕技中的「摩訶指」，《鹿鼎記》澄觀老和尚讚嘆「晦明師叔」（即章草師）他日必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兩個佛家名詞都是當注而未注。還有金庸修改原典的情況，亦未有適當的考異。例如《神雕俠侶》李莫愁整日掛在嘴邊的名句「問世間情是何物」，元好問的原作是「恨人間情是何物」，金庸的改動實有畫龍點睛之功。

陳志明這兩篇作品雖然有不少瑕疵，但是以一人之力，沒有耗費太多資源而能從八年來「評點和注釋」的材料編出是書，亦實難能可貴。而其最大價值，相信是可以用最短時間，向讀者證明金庸小說是「典雅小說」而非「通俗小說」。我想二十世紀的其

他所有「通俗小說」該沒有一部像金庸作品那樣，引用這麼多的「文史典故」，陳氏所羅列者，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陳志明所寫的《金庸筆下的文史典故》。網上圖片

書展速報

實習記者 何展婷

韓寒：不喜歡文藝被政治阻礙

2010年出版界鬧得沸沸騰騰的事當然少不了《獨唱團》的面世。它由韓寒主編，上市後褒貶不一，備受爭議，這毫無疑問地將韓寒這名字炒得更为火熱。近日，韓寒現身香港書展與讀者見面，他表示討厭政治，喜歡文藝，不喜歡文藝被討厭的政治所阻礙。

《獨唱團》原定於7月1日上市，但是最終經歷波折，上市時間延遲至6日。韓寒道出了背後的原因。在下廠印刷時發生了一點插曲，原定封面是一張網上流傳很廣的裸男拿槍的漫畫。在印刷快完成的時候才發現男子的手臂上刻着愛日兩個字。因為擔心「被假愛國主義者做文章」，韓寒要求追回和銷毀五十萬個封面，兩萬張海報和第一批印刷完的雜誌，損失五十多萬。他也說到，《獨唱團》並不是通過官方審查，而是由出版社審查，他們審查比較嚴格，很謹慎。他

舉了一個例子，不能提「羊肉」，「千禧年」也不能提，都會涉及宗教問題。

「我不喜歡我所喜歡的文藝被我討厭的政治所阻礙。」這句話贏得讀者的掌聲。韓寒的《獨唱團》換了四五家出版社，用他的話來說「非常謹慎」，出版社裡面的幾篇文章的審查總是標準不一，這也導致《獨唱團》遲遲不能與讀者見面。

《獨唱團》以創作歌手周云蓬的《綠皮火車》為始，以韓寒的《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為結束，共收錄兩岸三地34位作者的34篇文章。從發行到現在，備受矚目這詞用得一點都不過分。卓越網、博庫書城網等網上書店從6月下旬就開始預訂《獨唱團》。《獨唱團》首發當日，短短十小時就創下了卓越訂購量排名第一。讓人更為驚訝的是，還未確定價格的「限量

版」在淘寶網上已經炒到了180元一本。其銷售之火爆在時下圖書市場普遍低迷的形勢下，堪稱奇跡。

有人表示「《獨唱團》並不是傳說中引領文化潮流的公民讀本，而只不過是一本無病呻吟、哼哼唧唧的流水帳簿」。也有人力撐韓寒，甚至揚言即使是一本白紙也要每期去買！

獨立思考、幽默、犀利、社會話題性，敢言，這些是近些年來人們貼在韓寒身上的標籤。2010年4月，年僅28歲的他入選《時代周刊》「全球最具影響力一百人」，排名第二，通過互聯網得到近100萬張選票。



韓寒表示討厭政治，喜歡文藝。網上圖片

詩話詩說

詩郵寄

東坡好「戲」

路來森

蘇東坡，天縱之才，詩文俱佳。他不僅天資聰穎，學富五車，而且氣度恢宏，生性豁達，不拘泥於小事小節。朋友之間，常常開個玩笑，耍一下「小聰明」，與朋友「戲」，博得一笑歡心。《醒世恒言》中有《蘇小妹三難新郎》一文，文章記載，才子秦少游（秦觀）娶蘇軾的妹妹蘇小妹為妻，洞房花燭之夜，蘇小妹卻將夫君拒之門外，要秦少游答出她的三道題方可進門。前兩道題少游很快就答上了，最後一道題是對對兒，蘇小妹的上聯為：「閉門推出窗前月，要少游對出下聯。少游漫步庭院，百思不得其「句」。此時，尚未睡去的蘇軾知道自己的小妹在「考」他，便想幫他一下。蘇軾來到院中，少游正在倚紅看水，蘇軾便就地取了句小聯，投向紅中，「那水為磚片所激，躍出幾點，撲在少游身上。水中天光月影，紛紛消亂。」，少游頓有所悟，援筆寫出了下聯：「投石衝開水底天」。蘇軾一

生活中的蘇軾，也確是如此，常常與朋友相戲，彼此取樂。據《東臬集錄》一書記載，蘇東坡的好朋友顧子敦很胖，體「肥偉」，外號顧屠。蘇東坡因此常常開他的玩笑。一次，蘇東坡為顧子敦送行，寫了一首詩，其中就有「磨刀向豬羊」的句子，戲顧子敦為「豬羊」。又一次，蘇東坡在京為官，一日和他的從官在慈孝寺集會。看到顧子敦趴在桌案上「假寐」，並且大吃起，揮筆在蘇案上寫了「顧屠肉案」四字，並且喊醒顧子敦，說道：「趕快給我割幾片肉。」引得同僚大笑。但顧子敦不但以為為忤，反而對東坡更加親近，知東坡好「戲」也。

最出名的，還是眾人皆知的「蘇東坡造戲成佛印」。北宋著名高僧佛印，與蘇東坡是好朋友，兩人經常把酒對詩，相交甚歡。蘇東坡對佛印的才華

「投」，實在是「遊戲之作」，但卻以一種「戲耍」的方式，解了秦少游之難。此雖小，說家言，但也足以表現出蘇軾「戲」的高明。

黃偉文早在商台任DJ時期，已開玩笑地將周耀輝《萬福瑪利亞》隨口改作《曼谷瑪利亞》，後來更為SHINE《曼谷瑪利亞》寫出尊貴千金和紅燈區女郎的兩生花故事。至於小克也在2008年開始為粵語流行曲填詞，在此之前，小克已不時在其作品中改寫歌詞，「惡搞」流行曲及兒歌不下十多首。《一支得嘢》中小克充份展示出同時「惡搞」兼具佛理的歌詞和藝術化MV的創意力量。不但把沙畫MV中的沙堆形塑成向上飄的煙圈，主人公就在煙圈的漩渦中深陷翻滾，更配上維多維紗的「煲煙詞」如「誰當初想擺脫落煙癮感受／過後誰人在遙控煙癮裡浮遊／食到呼吸困難才知變心癮毒兒……」。小克近作《詩郵寄》秉承一貫「惡搞」的創意精神，寫出了一份「惡搞」（KUSO）「中國風」的流行歌詞。

廿一世紀初，台灣流行樂壇出現了一批著於以中國古典詩詞、風景典故入詞的華語流行歌曲。這種結合中國古典文化內涵的歌曲和現代流行音樂的旋律、唱法、編曲技巧的中文流行曲風被稱為「中國風」。

《中國風》以夢幻組合「方文山+周杰倫」的一系列作品為代表，如《東風破》、《髮如雪》、《菊花台》、《黃金甲》、《青花瓷》、《蘭亭序》、《本草綱目》等，首首傳誦一時。亦由於方文山的「中國風」詞意古雅飄逸（2007年得獎作《青花瓷》，被視為「中國風」的極致：「色白花香的錦鯉躍然於碗底，臨摹宋體落款時卻惦記著妳……簾外芭蕉惹驟雨門環惹芭蕉，而我路過那江南小鎮惹了妳，在潑墨山水畫裡妳從墨色深處被隱去」），方文山後來也出版了《青花瓷》和《中國風》兩部著作來自我解讀。

2010年，小克寫給張敬軒的《詩郵寄》，全詞均用上由古典詩詞演化融會而成的語句，再混雜了廣東口語，回過頭來「惡搞」出「中國風」方程式的浮誇堆砌——「彎彎月月初斷濃霧，絲絲露割斷情懷，寫一句為哀悼前度前度前度／朝朝暮暮慕慕如霧，牽牽掛掛於月前訴，寫一句為傾慕太好太好這新相好／絲絲細雨漫漫滿篇這就多省略號，私私細語漸白細心修補裝組貼好……」。

《詩郵寄》的開端即拼貼出「中國風」常用的遣詞用語如「彎彎月」、「絲絲露」、「朝朝暮」、「月前訴」等。這些字眼的鋪排原無深意，只是指向非常淺顯的意思如「哀悼前度」、「傾慕新相好」而已。所謂的「浪漫滿篇」，甚至與「短髮多省略號」同樣只是一堆符號，欠缺精神內蘊。如今「中國風」式的流行華語歌詞，不少都不過是

梁偉詩

詩郵寄

曲：Cousin Fung  
詞：小克  
編：Cousin Fung/Edward Chan/  
Randy Chow/Mica  
監：Edward Chan/Charles Lee/  
張敬軒

彎彎月月初斷濃霧  
絲絲露割斷情懷  
寫一句為哀悼前度前度前度

朝朝暮慕慕如霧  
牽牽掛掛於月前訴  
寫一句為傾慕太好太好這新相好

絲絲細雨漫漫滿篇這就多省略號  
私私細語漸白細心修補裝組貼好

心中事 藏著什麼句子  
寄贈我心愛這情詩  
別作藉口推辭  
看了便會知

詩中字 藏著什麼意思  
最後泛泛起情緒連漪  
釋放自己心事  
年華隨落一紙

春風亂舞動人事  
秋水望穿越層次  
心中帶著矜持我癡…我痴…我癡…

抽刀斷水斷腸字  
舉杯痛飲恨如刺  
花瓣散落成秋池作詩作詩愛的新詩

心中絮語段落半章憾事一章樂事  
筆尖種上願望細心勾出編出野史

心中事 藏著什麼句子  
寄贈我心愛這情詩  
別作藉口推辭  
看了便會知

詩中字 藏著是你名字  
你沒有必要去胡思  
猜我內心詩詞  
何年何月終止

亦有可聞

王兆貴

色彩與情感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學生年代，少不更事，對李白這句詞所描摹出來的景色、脫逸出來的心緒，總也搞不懂。這「碧」怎麼能用「傷心」來形容呢？許多年以後才知道，這裡的「傷心」，是極而言之，「傷心碧」的意思說白了就是「綠得很厲害」。李白寫的是薄暮時分，煙霧細密如織，平林綠得驚人。想想看，那是怎樣的一種綠啊，都到了讓人驚駭的地步，能不「傷心」嗎？

無獨有偶，唐人元稹在《行宮》一詩中寫道：「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這首詩雖然平實淡定，但細細品來，「寂寞紅」三字，卻飽含着歷史滄桑的底蘊，說盡了深宮淒涼的況味，極具文學的概括力和心靈的震撼力。正如洪邁在他的《容齋隨筆》中評價的那樣，「語少意足，有無窮味」。

受這些詩詞的感染，在後人的詩文中，「寂寞紅」、「傷心綠」之類的字眼，頻頻再現。如是我想，色彩與情感是互通的，不獨情感有色彩，色彩也有情感；情因色而生發，色因情而幻化。

近讀余光中先生的《山盟》，這一感受就愈加深刻了。在這篇散文中，多處描述了情感的色彩和色彩的情感。如，「午後的陽光是一種黃澄澄的幸福」，表達了余光中先生沐浴午後陽光的獨特感受。由於地域、環境和季節的關係，這裡午後的陽光不是白晃晃的灼熱，而是黃澄澄的溫暖，色彩賦予人的是一種溫暖而不灼人的幸福。於是，此時此地此人，在色彩與情感的相互觀照中一體化了。因為有了色彩體驗，就比直接用暖洋洋鮮明多了。再如，「日輪半陷在暗紅的灰燼裡，愈沉愈深。山口外，猶有殿後的霞光在抗拒四圍的夜色，橫陳在地平線上的，依次是驚紅駭黃悵悵青綵和深不可泳的靛藍漸漸沉溺於蒼蒼。怔望中，反托在空際的林影全黑了下來」。

落日、晚霞、夜色，是人們生活中最常見的自然現象。這段描述如果濃縮為一句話，不過是「夕陽被夜色所吞沒」。而在余光先生的眼中，這一過程的演變極具個性體驗。晚霞的退出極不情願，是在招架夜色侵凌的過程中逐漸消逝的。你看，那晚照由紅而黃，由黃而青，由青而綠，由綠而藍，由藍而黛，最終被夜幕籠罩而全黑。面對夕陽與黑夜抗爭的全過程，余光先生描述具體而又頗具情感色彩：紅與黃是驚駭的，青與綠是悵悵的，深藍色是詭譎的，詩一般的語言將色彩人性化了。余光先生的觀察連貫而又細膩，並將自己的獨特感受融會其中，使得落日的畫面濃墨重彩，蔚為壯觀，形神畢現，富有張力。如果說《山盟》的筆調是婉約的，那麼，《紅海上的一幕》就頗為豪放了。在孫福熙先生的筆下，太陽儼然是一位叱咤天地間的戰將，在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後，「披上紅袍，光耀萬丈，雲霞佈陣，換起與主將一色的制服，聽候號令」；「太陽驟然躲入一塊紫雲後面了。海面失色，立即轉為幽暗，彩雲驚懼，屏息不敢喘息」。

有人說，哪有這麼多稀奇古怪的色彩！無非是心境的投影罷了。不錯，色彩本身原無情感可言，由於觀照的人心境使然，才會生發出如此形象生動而又豐富的感受。情因色而生也好，色因情而變也罷，都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審美現象。情以物興，是因為同樣的顏色，在不同的心境中所產生的情感不同；境由心造，是因為不同的心情，在相同的色彩中所看到的景象也不相同。文學觀察與描寫如此，人生經歷與體驗莫不如此。